

## 星期文库

津沽年俗节物之一

春联:  
穿越千年的祝福

赵华

春联是雅俗共赏、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。周汝昌先生曾说:“春联是举世罕有伦比的最伟大、最瑰奇的艺术活动。”

在很多史料中,都把后蜀皇帝孟昶的“新年纳余庆,佳节号长春”作为春联鼻祖。公元964年除夕,孟昶下令改易在桃符上刻神像或神的名字这种传统形式,命学士辛寅逊在寝宫桃符板上题写吉祥联语,开创以联语表达新春愿景的先例。北宋张唐英《蜀梼杌》和清梁章钜《楹联丛话》均有此记载,成为目前的主流说法。与之不同的记载,是北宋黄休复《茅亭客话》,春联作者是后蜀太子孟玄喆,联语是“天垂余庆,地接长春”。多种史料将此联语视为谶语。964年,北宋发动灭蜀之战,这副对联被宋将吕余庆所得,恰好应了上联“余庆”二字;北宋灭后蜀当年的正月初七恰为宋太祖“长春节”(即寿诞),又应了下联的“长春”。据传,孟昶死后成为道教的送子张仙,天津天后宫旁过街悬空楼阁即其道场,名曰张仙阁。此外,还有一种说法,把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中的“三阳始布,四序初开”作为春联滥觞。此联书于唐开元年间,较孟昶题联早约240年。从驱邪的桃符变为求吉的春联,不仅是物质形态变化,也反映出民众心态的变化,成为社会精神演进的标志。

天津人十分重视春节,俗谚有“腊月十五上全街”之说。在老年间,腊月十五之后,宫南宫北大街的年货琳琅满目,一派兴旺景象。其中最火爆处就是撰售春联的摊位。书联者多为文人寒士,每逢腊月则借街市两旁店铺门前一块宝地支摊书写春联。清末李虹若《书春》诗云:“教书先生腊月时,书春报贴日临池。要知借纸原虚话,只为些须润笔资。”旧时私塾先生收入微薄,往往借“书春”赚些银钱以贴补家用。所写无非是“门心”“框对”“斗方”“福字”等,边写边卖,其中通晓文墨之人往往评点墨宝优劣、解说联语意趣,招引众多行人止步围观。

春节期间,天津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贴春联。春联内容也与时俱进,不断创新。既有传统的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“向阳门第春常在,积善之家庆有余”等;也有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内容,如“齐奔小康路,共走富贵程”“一年好景随春到,四化宏图与日新”;更多的是反映人们的美好愿景,如“喜居宝地千年旺,福照家门万事兴”“一年四季行好运,八方财宝进家门”等。

## ●文史漫笔

## 绮梦酿惨祸

朱国平

如果事情到此也就罢了,赵何年少尚小,赵雍做“主父”(太上皇),一来自己可以专注于对外军事,二来同样可以操控国政。但一次朝会,他看到年长的赵章向年幼的赵何跪拜,不禁良心苏醒,感觉自己对不起长子,竟萌生出将赵国一分为二,让两个儿子分而治之的想法,欲让赵章在代地称王。

权力结构的失衡,终于酿成惨祸。前295年,已成为“主父”的赵武灵王和惠文王赵何同到沙丘游览,分住两处宫室。赵章同其党徒乘机作乱,假借“主父”之令,召见惠文王赵何。赵何恐遭不测,派相国肥义先行前往,结果肥义被刺身亡。赵章率兵与赵何的卫队交战,久攻不克。数日后,掌控赵国兵权的公子赵成率兵赶至,平定叛乱,击败了赵章。赵章的干将田不礼逃亡国外,赵章则赶至“主父”处求救。赵雍因为父子之情,接纳了赵章。

赵成带兵包围“主父”居住的宫室,要求“主父”交出赵章,赵雍不允。赵成遂率兵攻入宫内,杀了赵章及其

党羽。事后,赵成因惧怕“主父”报复,将宫中众人驱离,唯独把“主父”困于宫中,断粮断水长达三个月。待确信“主父”已死,赵成才打开宫门,为其处理后事,并发布讣告晓谕天下。从雄主沦为饿殍,这般剧情逆转,有谁能够想到?然而,它却是残酷的事实。

人一生下来,就与梦相伴。即使是还没有记忆及表达能力的婴儿,在睡着时,嘴角也会露出甜甜的微笑,这是与美梦相遇的表现;而若在熟睡之际突然啼哭,则说明遭遇了恶梦。长大之后,梦一路相伴。有些梦,水过无痕,做过也就做过;但有些梦,会被长久地刻入记忆,并对人的行动产生或明或暗、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这种影响,对普通人而言,往往只关乎个体的人生际遇;但对处于社会上层,甚或如赵雍这样的雄主而言,其影响便会成几何级数地放大。赵雍因大陵之梦而遭遇的不幸,绝不只是他的个人悲剧。正如他的胡服骑射改写了历史,他的大陵之梦同样改写了历史。

作为一种心理现象,虚幻之梦并非凭空而来,它往往是现实或远或近的投影。贾府中的焦大,再怎样也不会在梦里和林妹妹花前月下。前车可鉴,欲避免绮梦酿成惨祸,要通过修炼提升精神境界,以减少邪惑之梦;精神境界提升后,即便遭遇此类梦境,也能清醒应对,不为所惑。

不多了。

春暖花开,万物生长,新鲜食物又丰富起来。有了新鲜食物,花栗鼠喜新厌旧,竟把有些埋藏在周边各个角落的松子忘记了。

被遗忘的松子静静地躺在土里,不受干扰,雨露滋润,渐渐发芽、出土、成长。日积月累,年复一年,久而久之,竟然长成了一片森林。

被遗忘,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,说不定还是好事。

## 遗忘的馈赠

赵盛基

满足,而是继续寻找松子,将它们储存在到周围的各个角落,以备青黄不接时不断粮。

冬天来了,花栗鼠储藏的食物帮了大忙,让它们衣食无忧,度过了漫长的冬季。不过,所有储藏也消耗得差

## 开春饷碱土

百一夫

过碱泥不怕这点小冻,反倒是一冻一化,让泥层变得更加密实。饷碱土的热闹场面,最盛时要数生产队那会儿。一般惊蛰一过,队上就张罗着出动所有车辆去碱沟饷碱土。每到这个时节,屯前的小路上便车水马龙——前后屯的车辆你来我往,鞭子响,马儿叫,顿时引得鸡飞狗跳、犬吠声声,整个屯子都沸腾起来。

我也饷过几回碱土,那会儿可真是乐在其中。那是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头两年的事。记得那次,我绑好车厢板,抄起铁锹,就跟着大表哥的车往小碱沟赶。我们到小碱沟时很早,因为生怕去晚了,让别人把碱土先饷了。大表哥经验老到,他告诉我:“‘碱巴拉’外层的土层白毛(芽)多,破开表层就是黑油油的碱土,质量好,土层还厚实。”我只带了一把大板锹,而大表哥除了大板锹,还备了一把尖头锹和一把小

镐。遇上碱土硬结的地方,他那尖锹和小镐可就派上大用场了。大表哥眼力好,窍门也多,每回出车都比别的车早到,队长没少夸他,我也跟着沾了光。

轮到给我家送碱土时,我还要了个小心眼儿,比别的车多装了几锹。大表哥心知肚明却也没说破,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。那会儿,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那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——原来在一锹一锹的碱土上,这话的分量竟这么重。

记得1980年前后,小碱沟里饷碱土的车辆一年比一年少了。屯子里翻盖砖房的人家多了起来,屋面防水也改用沥青防水卷材。再往后,七脊彩板屋面成了老屯的“新宠”。没几年工夫,整个屯子的屋顶清一色换上了彩色钢板。

一晃,时间过去几十载。如今,每当忆起居住土坯平房的岁月,当年饷碱土的热闹场景便在眼前铺展——那“碱巴拉”上盛开的白色碱花,与油光锃亮的黑色碱土,交织成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,仿佛一块无形的屋盖,始终为我遮风挡雨。

被梁启超赞为“自黄帝以后中国第一雄主”的赵武灵王赵雍,作为先秦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改革家,其对历史发展的贡献,与生前身后的许多明君圣主相比,毫无逊色。尤其是他倡导的胡服骑射,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,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。不可思议的是,这样一位在历史的天空中叱咤风云的人物,却因在囚禁中被活活饿死而留给后世无尽的惋叹。

赵雍在位的第16年,即公元前310年,他在巡游大陵期间,做了一个让他的命运发生彻底改变的梦。一位美得不可方物的少女,对着他鼓琴而歌:“美人荧荧兮,颜若苕之荣。命乎命乎,曾无我赢!”——我如花似玉,可形单影只,无人垂顾,谁知我心中凄苦?虽说君王不缺佳丽,可赵武灵王本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,尘间纵有万千爱,不及梦中更销魂。梦中娇艳,让他耿耿于怀,念兹在兹。

上有所好,下必奉之。一位叫吴广的大臣,在听过赵雍对梦里所见尤物的描述后,适时将自己容貌姣好的女儿献上。赵雍果然一见如故,惊喜这位吴娃正是梦中所见。于是吴娃备受恩宠,不久生下公子赵何。之后,随着赵何渐长,赵武灵王废长立幼,将已立为太子的赵章废黜,改立赵何为太子。前299年,他禅让王位于赵何,自称“主父”。这年,赵雍才四十出头。

深秋,松树上成熟的松塔脱离母体,掉落地面。随着清脆的一声响,松塔开裂,松子崩了满地。花栗鼠心里乐开了花,开始忙碌起来。它们不再上蹿下跳四处玩耍,而是着手准备越冬的食粮。

花栗鼠搜寻到松子,将它们一个个吃进嘴里,放入颊囊。直到鼓鼓的颊囊再也装不下才返回窝里,将颊囊里的松子吐出来,放进储藏室备用。储藏室准备充足后,花栗鼠并不

在家乡西南方向,有一片被称作“小碱沟”的草甸子。碱沟里长着一块块顽固的“癣斑”——当地人叫它“碱巴拉”,那是盐碱地特有的印记。破开“碱巴拉”的表层,就能看到底下黝黑的碱土。记得四十年前,每当开春时节,这些“碱巴拉”上就会上演一场热闹的饷碱土大戏,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。

我的家乡在松嫩平原腹地的农村。那会儿,家家都住着土坯平房。春天抹房盖时,用碱土和成的碱泥抹上厚厚一层,防水效果非常好,雨水冲刷不掉。

房盖抹碱泥,一年抹一次,时间选在刚开春最合适。那时冰雪还未化尽,有时和泥还能掺进些冰碴子。不

投寄本报副刊稿

启事

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